

中文系教师信息行为之研究：以辅仁大学为例

[台] 邱子恒

摘 要 人文学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起源很早,但直到 1975 年后人文学者的信息需求才开始受到注意。本研究探索中文系教师之信息需求、信息寻求以及信息使用模式,也希望了解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化与网络化的资源普及,中文系教师的信息行为是否也因应大环境的不同而有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中文系教师极为重视一次资料,在教学上主要所需资源为教科书,而研究上主要所需资源依序为自己的、图书馆的、网络上的数据;其信息寻求渠道包括私人藏书、个人人脉、图书馆、网络/电子资源等,在信息寻求阶段最常遇到的困难是资料原文取得不易;图书与期刊论文是中文系教师最常引用的数据类型,且中文数据为最大宗;他们认同网络资源的方便性,但也强调其仍有很多错误,因此尚无法取代传统的印刷式资源。表 5。参考文献 17。

关键词 信息行为 人文学者 中文系教师

分类号 G352

ABSTRACT The humanities related academic activities have a long history, but not until 1975 did their scholars' information behaviors start being concerned. This study explores faculty's information needs,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information us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whether their information behaviors change in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change in term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easy access to the internet and other electronic resource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faculty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mphasizes on primary resources. They think that the major resource for teaching is textbooks, whereas the major resources for research are themselves, libraries, and the web. Their channels for gathering information include personal collection, personal network of contacts, the library, and web or other electronic resources. The commonly faced difficulty in information seeking is to obtain the original documents. Monographs and journal articles are types of materials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faculty cites the most, among which those that are written in Chinese rank first. They admit the convenience of web resources, but stress at the same time that many errors exist in web resources. Therefore web resources can't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printed materials yet. 5 tabs. 17 refs.

KEY WORDS Information behavior. Humanities scholars. Faculty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 NUMBER G352

1 引言

欧美国家对信息需求与信息行为方面的研究行之多年,但早期多着重于科学家的信息行为,1971 年开始出现研究社会科学家信息行为的相关文献,直到 1975 年,人文学者的信息需求才开始受到注意^[1]。《图书信息学百科全书》对人文学的定义为:人类从创意的、想象的、精神的以及智能的层面去了解自己、自己与他人以

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之学问,因此人文学可说是意识形态的、美学的、汇积的与主观的研究^[2]。其中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可说是人文学科最主要的典型。许多早期的相关文献指出人文学者信息行为的特色包括:具知识累积(cumulative)的本质,视图书馆为实验室,偏好学术专书(monograph)与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偶遇型(serendipitous)的信息检索模式,依赖个人人脉和私人藏书,对信息科技持谨慎小心的保守态度等^[3]。

笔者多年来在辅仁大学图书信息学系兼职教授人文学资源课程,除讲授相关理论与知识之外,亦规划期末报告,让同学以引用文献分析与访谈的方式探索人文学者的信息行为。同学以分组的方式,在校园内选择某一个人文学相关系所之教师为研究对象,修课期间笔者在说明期末作业进行方式时,除教导同学搜集数据的注意事项外,亦告知将使用佳作中的数据作后续分析,以呈现这门课的学习成果。

文学为人文学领域中很重要的一个学科,而中国文学系更是台湾综合性大学文学院普设的科系之一,但近年来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却只有1篇。中文系教师是大学图书馆服务对象中重要的一群,然而图书信息领域对他们的信息行为之了解却不多,因此研究者希望可以进行经验研究来进一步探究:到底中文系教师的信息行为与一般人文学者有什么不同?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化与网络化的资源越来越多,中文系教师的信息行为是否也因应大环境的不同而起变化?其在信息需求、信息寻求以及信息使用方面是否仍与传统形式相符?本文回顾2000年以来的相关文献,之后汇整分析由课程报告所收集之实证数据,以期能勾勒中文系教师信息行为的轮廓,作为后续研究与图书馆规划相关信息服务时的参考。

2 文献回顾

人文学者信息行为的相关研究始于1975年^[1],但30多年来相关文献的数量并不太多。为求数据的新颖性与主题的相关性,本节从人文学者之信息需求、信息寻求、文献引用、电子资源之使用等层面,回顾2000年以后的相关文献。

2.1 信息需求

人文学者偏好学术专书与原始数据的信息需求,在2000年以后的相关研究中一再被印证,例如Rose探讨艺术史学家的信息需求,发现有66.7%的受访者常使用印刷式专书,有26.7%的受访者表示艺术品本身(original object)也是

他们研究时常需用到的资源^[4]。Barrett以质性访谈的方式,探索人文学领域研究生之信息寻求行为,受访者特别强调一次资料的重要性,好几个受访者提到一次数据对于验证理论和假设是很重要的,而他们提及的一次资料包括学术期刊、录音资料、个人特藏、博物馆中的原件、原始手稿、图书等等^[3]。Williams等人深度访谈17位英国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人文学者,探索专书的角色与未来,研究发现:对于人文学者而言,印刷式专书是研究上最有价值的资源;对于以数字形式出版或保存的专书,多数受访者认为人文学研究需要古老的回溯性数据,但他们很质疑数字图书是否能够长久典藏并永久取用^[5]。

此外,学术期刊亦是人文学者倚重的信息来源。Rose的研究显示,四成的艺术史学家常使用学术期刊^[4]。而Carr访问了10位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人文学领域教师,探索人文学者使用期刊论文的状况,研究发现人文学者浏览期刊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要从中找书评资料,其次是为了掌握自己领域的新知与趋势;他们引用期刊论文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形式的出版品常会将图书中的理念架构应用到某一特定的主题^[6]。

而因为使用目的不同,需要的资源之重要性也会有所不同。Tahir/Mahmood和Shafique通过问卷调查了巴基斯坦一所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教师之信息需求,受调者被邀请以5分量表勾选问卷列出的资源之重要性。研究发现在教学上最重要的资源是参考工具(4.28)和咨询领域内的专家(4.26),之后依序是与同侪讨论(3.81)、专书(3.76)、教科书(3.72)、学术期刊(3.55)等;在研究上所需的资源,最重要的则是咨询领域内的专家(4.50)和参考工具(4.39),之后依序是与同侪讨论(3.93)、专书(3.85)、学术期刊(3.78)、教科书(3.75)、书目(3.67)、研究报告(3.61)、学位论文等(3.57)^[7]。

2.2 信息寻求

人文学者视图书馆为实验室的信息寻求

行为特质,在相关研究中表现为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多次被提及。例如在 Rose 的研究中,80%的受访者表示最常咨询的人是艺术图书馆员;10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常常使用图书馆,且因为艺术理论与艺术评论研究跨领域的特性,浏览图书馆书架(shelf browsing)成为他们找寻相关数据的主要方式;其他查找数据重要的场域与方式依序为:档案馆、因特网、学术会议、博物馆、馆际互借服务^[4]。而 Tahir、Mahmood 和 Shafique 的研究发现,受调者最重要的信息寻求渠道是系图书馆(4.17)和个人藏书(4.14),之后依序为自行购买(3.58)、大学的总图书馆(3.48)^[7]。此外,Head 研究了美国加州 Saint Mary's College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高年级学生的信息素养,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受调学生认为在写学期报告时使用大学图书馆的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其中学生认为最有用的图书馆资源依次为:在线数据库(88%)、参考馆员(68%)和书架上的馆藏(68%)^[8]。

而个人人脉也是人文学者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Rose 的研究发现,40%的受访者最常咨询的人是学术同侪,包括在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中与其他学者的人际网络。在寻求数据的过程中,他们亦会遭遇一些困难,人文学领域研究生有时需要使用档案或特藏,因此需要到校外、甚至是国外才能取得一次资料^[4]。Barrett 的研究中有好几位受访者提到找寻特定一次数据所遇到的困难,他们的寻找策略包括使用数据库与索引、浏览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从其他图书与论文的参考文献着手等^[3]。而 Tahir、Mahmood 和 Shafique 的研究则显示在此阶段最常遭到的困难包括:所需数据无法取得和所需信息分散于众多来源中^[7]。

2.3 文献引用

引用文献分析是信息使用的佐证,2000 年以后的三个研究,都印证了传统上认为人文学者特别倚重图书、使用多种语言数据的印象。

Thompson^[9]分析了 19 世纪英美文学专书与期刊论文之引用文献,试图了解英美文学学者的信息引用状况。结果发现:41.3%的引用文献是一次资料,最常见的数据类型是图书(79.4%)与期刊论文(12.2%);58.7%的引用文献是二次资料,最常见的数据类依序为图书(66.9%)、期刊论文(18%)与书中文(14.2%)。在引用文献的年代方面,6—10 年的占 24.3%,其次是 11—15 年者(18.4%),之后是 5 年以内者(16.6%);而中位数(median)是 13 年,众数(mode)是 6 年。这个研究结果确认了一次资料在人文学领域中的重要性:有四成以上的引用文献是一次资料,而其中近八成是图书,且几乎所有的一次数据都是纸质文本。

Kellsey 和 Knievel 研究了人文学者引用文献的语言别,由历史、古典文学、语言学和哲学的四本代表期刊中,抽样了 1962、1972、1982、1992 及 2002 年等五个时段共 468 篇文章的 16,138 条引用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几十年来这些学科的期刊论文中之非英文引用文献所占比例并没有下降,其中德文资料占 7.8%,法文占 5.7%,意大利文占 2.0%,拉丁文占 1.2%,其他占 4.7%,因此研究者建议学术图书馆仍有必要编列经费购买非英文资料^[10]。Knievel 和 Kellsey 之后又针对艺术、古典文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宗教等八个人文学领域的代表期刊之 2002 年所有期刊论文作引文分析,计算出各人文学科之引文数量、引文数据类型,以及引文之语言别^[11]。笔者将该研究中语言学和文学部分之研究结果整理如表 1。

该研究发现语言学的期刊论文平均之引用文献为 66.9 篇,引用专书的比例有 60.8%,引用期刊论文的比例是 37.6%,引文中是本国语言者高达 88.7%;而文学的期刊论文平均之引用文献为 48.5 篇,引用专书的比例有 83%,引用期刊论文的比例是 16.6%,引文中是本国语言者有 83.7%^[11]。

表 1 Knieval & Kellsey 研究中语言学与文学领域之引文分析

项目	语言学		文学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引用文献总数	1070	...	776	...
取样期刊总页数	524	...	243	...
取样期刊之论文总篇数	16	...	16	...
每篇论文之平均页数	32.8	...	15.2	...
每篇论文之平均引文数	66.9	...	48.5	...
论文每页之平均引文数	2.0	...	3.2	...
引用专书	651	60.8	644	83.0
引用期刊论文	402	37.6	129	16.6
引用电子资源	17	1.6	3	0.4
引用英文专书	575	53.7	535	68.9
引用英文论文	369	35.0	115	14.8
引用外国语言之专书	76	7.1	109	14.0
引用外国语言之论文	33	3.1	14	1.8

资料来源:整理自 Knieval J. & Kellsey C. Citation analysis fo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ight humanities fields. By The Library Quarterly,2005, 75(2): 157, 159, Table 9 & 11.

2.4 电子资源之使用

由 2000 年以后的相关文献中得知,现今的人文教师与研究生已普遍使用各式电子资源,例如 Rose 的研究显示,艺术史学家认为可以使用自己与其他机构图书馆的在线目录,认为那是很有价值的计算机应用。其他被提及的计算机应用依序包括:在线期刊索引、电子邮件、光盘数据库、绘图软件等。然而受访者认为一般的搜索引擎(如 Yahoo 或 Google)没什么用,他们检索因特网时感到很挫折,因为找到太多不相关的信息,即使有相关网站,其内容也大多太薄弱。受访者表示花很多时间而收获很少,他们不确定到底是因为网络上没有所需资源,还是自己的检索技巧不足^[4]。而在 Barrett 的研究中,人文学领域研究生认为电子资源是他们的研究工具之一,其使用程度依研究计划的特质而定;他们表示常使用的电子资源包括电子期刊、图书馆在线公用目录、专门学科之光盘数据库、网络搜寻引擎、网站等;大部分的受访者是由其指导教授、研究生同侪以及自己发现等

途径学习到电子资源;受访者提到喜爱电子资源的效率与节省时间等特质,但对其共同的抱怨是不易从中获得一次数据;而且很多受访者提到在他的系所有“代沟”,研究生和年轻教师比年长教师更常使用电子资源^[3]。Harley 研究了美国加州的大学中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教师使用数字资源作教学用途的情况,研究发现:影像与视觉数据最常被使用,通常是用来当上课教材或放在教学网络上。此外,新闻与其他媒体资源、影音数据、在线参考资源也常被使用。受调者表示他们使用数字资源的原因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整合一次资源于教学之中、提供给学生某一主题的情境脉络等。此外,七成以上的受调者表示,搜集有自己私人用的数字典藏,但只有少于 35% 的人将其公开放在网络上供人使用^[12]。

虽然电子资源已被普遍使用,但一般仍认为其尚无法取代传统的纸本资源。例如 Rose 的受访者认为电子资源的功能在于发现资源(resource discovery),主要是协助他们进一步找到相关的纸本资源,而无法取代原件^[4];Thompson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人文学者尚无法接受电子出版品成为纸本数据的另一选择^[9];Harley 的研究也发现,老师们多将数字资源用于教学目的,而很少用于研究或撰写论文^[12]。而 Levine-Clark 调查了美国 University of Denver 校园中电子书的使用状况,发现人文学领域教师因常使用图书馆目录,因此比其他领域教师更知晓图书馆的电子书馆藏,但在使用率上与其他领域教师几乎相同;此外,人文学教师仍偏好印刷式图书,超过半数表示他们只有在没有印刷图书时,才会使用相同内容的电子书,而且只阅读电子书中的一小部分^[13]。Warwick 等研究了英国的人文与艺术在线资源被使用状况,发现大多数的使用者将数字资源视为取得信息的渠道(如实体世界中的图书馆或档案馆),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特别的研究资源(如原典或一次资料);此外,大学图书馆是很多使用者取得数字资源的主要来源,因此建议图书馆要扮演信息门户(information gateway)的角色,积极搜集整理有价值的网络资源^[14]。

Sukovic 访谈了 16 位澳洲和美国的文学和历史学研究者,探索电子式一次数据(electronic texts as primary materials)在研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功能。主要的研究发现有三^[15]:

(1)电子文本具流动性(fluidity)与聚合性(convergence)的特质。电子文本不是固态的对象,其聚合各种数据类型、媒体与信息流,因此流动性成为电子文本最主要的特质。在浩瀚的信息大海中,计算机检索能力与处理速度赋予电子文本特别的复杂性和互动性,因特网的环境使得传统上不可能在相同空间出现的资源全都聚集起来,如此不但取用资源便利,也因为资源都已转成电子文件,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因此也刺激了使用者的思想聚合。但是网络上蕴含大量数据,却缺乏传统的参照系统(reference points)辅助,确实让使用者感受到面对的是丰富但不可预测的信息大海。

(2)网络链接(netchaining)这种新型信息寻求行为之产生。与受访者访谈后发现,在网络上人际网络与信息检索产生了聚合与转变,Suk-

ovic 将此新模式称为网络链接。网络链接融合了人际网络、链接数据(chaining)、浏览数据(browsing)、网络冲浪(web surfing)等层面,指的是建立与型塑在线信息链(online information chains),把所有相关的资源与人都连结在一起。传统上链接是指由参考文献找其他相关数据,但在网络上资源中的任一部分都可能透过超级链接来链接到任何层面的相关资源,检索者甚至可能因此与资源的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取得沟通,这就加强了非正式的信息传播渠道。传统上,要参与所谓的无形学院必须要加入相关的专业电子论坛(online academic forums),但是这种网络链接使得人们能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与其他人在线沟通。表 2 说明了包含与人际沟通相关活动的网络链接,具有发现信息、帮助取得实体馆藏确认信息,以及掌握新知等功能。因此,网络链接是搜集信息很重要的方式,使用者跟随广泛而不可预测的信息路径(information paths),可能导致跨学科的知识交流,也因此促进了信息与思想的聚合。

(3)电子文本促进研究的探索性与信息偶遇(serendipitous discovery)。各种数据来源和各种信息类型之电子资源的快速聚合,使得学者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与意义来探索一个主题。受访者表示,若遇到相当新颖的主题,他们会从因特网检索开始,从中了解该主题的背景数据,之后发现与该主题相关的大量数据,然后建立起研究的书目。初步方向确立之后,学者会开始深入搜寻相关的事件、作品、议题、想法,以探究他的研究问题。当浏览大量的在线数据,探索其模式与关联性之后,再反复审视(interrogating)相关电子文本,思想聚合的情况就会由此产生。而这种一次取得大量电子文本,进而可以进行比较与建立相关性的做法,在传统的纸本世界是几乎做不到的。此外,有些受访者认为数字环境有助于新型信息偶遇的萌生。当学者依自己心中所定义的创新组合来搜集相关数据,并同时开起多个窗口对数据作快速的并列排比(juxtaposition),就可能会产生和浏览多本图书或各式媒体数据时相似的信息偶遇。

表 2 进行网络链接之理由与相关活动

理由(功能)	相关活动
发现信息	
● 对某文件有兴趣时 ● 要确认细节时 ● 某信息很重要时 ● 作者权威性很重要时 ● 好奇 ● 对电子文件的技术细节有兴趣时	● 联络可能知道的人 ● 上作者的网站 ● 作记号以利日后使用 ● 联络相关负责人并询问问题 ● 将相关人士加入自己的人际网络,并受邀参加相关会议
帮助取得实体馆藏	
● 确认某特藏的相关细节 ● 安排亲访某档案特藏	● 与网站上列出的档案学家联络
确认信息	
● 担心某文件的可信度时	● 在在线讨论群提出问题 ● 联络相关负责人
掌握新知	
● 面对新工作,并想了解其他人怎么做时	● 联络作者 ● 发起在线讨论 ● 与讨论群以外的相关人士联络

资料来源:Sukovic, S. Convergent flows;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electronic texts.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08,78(3), 277, Table 3.

近几年来,台湾与人文学者信息行为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当欠缺,其中吴明德等^[16]的研究与本文最为相关。该研究访谈 10 位台湾的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探讨人文学者使用中文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情况。研究发现: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在研究与教学时会使用古籍全文数据库。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古籍数据库之主要目的包括人物查询、了解观念的发展、确定资料有无遗漏;在教学方面主要目的是确认典故和制作教材。虽然所有的受访者对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便利性与完整性都持正面看法,但也表示在使用时遭遇到正确性、版本、简体字与特殊文字、版面安排、人名与地名检索、关键词检索、概念词汇检索、检索结果呈现、跨数据库检索、浏览接口等问题,其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担心古籍全文数据库正确性的问题,包括错字及漏字等等。受访者表示不能忍受错字,因为会影响到引用的正确性;也有受访者举例说明标点符号错误而造成词意扭曲的问题;有时也会发现比原文多一字或少一字的情形。因此有受访者表示,如果要发表论文,引用的句子一定会再

与纸本比对。当被问及全文数据库是否可以取代纸本古籍时,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电子版和纸本是两者必备的,因为它们的功能不同。有受访者表示,站在研究者的立场,纸本是绝对不可以偏废的,查完数据库之后一定要回到纸本做比对;有受访者提到,使用古籍数据库是为了检索某些词汇,但如果要仔细阅读,则大多会优先选择纸本版的古籍;也有受访者指出,与纸本古籍比较,古籍全文数据库比较容易让人有不安的感觉,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错误,阅读纸本还是比较符合传统的阅读习惯,而且阅读纸本古籍的深度与前后文脉络的感觉比较好。此外,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如果是为了论文中的正式引用,一定会核对纸本古籍。但由于古籍全文数据库具有检索的便利性,有 7 位受访者表示纸本古籍的使用的确已经减少,不过即使纸本使用的次数减少,还是不能被全文数据库取代。原因除了前述使用上的问题之外,中文古籍的数量庞大,目前古籍全文数据库涵盖的范围有限,同一作品也未将所有版本收录,同一作品的不同注释也未完全收录,因此还是有阅读

纸本古籍的必要。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笔者于 2005 年至 2009 年开设之“人文学资源”课程修课同学期末报告佳作所收集之实证数据作分析,探索中文系教师之信息需求、信息寻求以及信息使用模式。具体的研究问题如下:

- 中文系教师在教学上所需的资源为何?
- 中文系教师在研究上所需的资源为何?
- 中文系教师信息寻求之渠道为何?
- 中文系教师文献引用的状况为何?
- 中文系教师对于使用网络/电子资源的态度为何?

研究对象为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所分析的资料是由笔者在该校兼任“人文学资源”课程期间同学的期末报告中取得。该门课程第一学期的期末报告,笔者指导同学以分组的方式,选择校内的一个人文学科相关系所为对象,组内的每位同学再自行选择该系一位专任老师之学术专书和期刊论文各一,对其引用文献进行分析,之后汇集成为分组报告,以了解人文学者在引用文献时之类型及语言偏好。本文选取 2008 年第一学期两份以中文系为研究目标的报告中之数据作进一步的整理分析,包括了辅仁大学中文系老师 10 人共 10 本学术专书和 11 篇期刊

论文的 1070 条参考书目。

该门课第二学期之期末报告,笔者设计了访谈大纲(见附录),让同学以半结构式的方式访谈其所选择的系所之专任教师,以了解其在学习与研究上所需之信息资源、信息寻求渠道,以及使用网络资源的行为与态度。修课的同学大多是图书信息学系二年级的学生,没有受过正式的质性研究训练,笔者因此特别在课堂上说明访谈法的类型与优缺点、访谈前的准备、访谈时的礼貌与技巧、誊写逐字转录稿的注意事项等,并提供大量的范例与质性研究报告论文给同学参考,学期间笔者亦随堂关注同学进行访谈之状况,并对同学们在各阶段实际发生的问题加以个别指导。本文选取了以中文系为研究目标的佳作四份,分别是 2005 学年第二学期一份、2006 学年第二学期两份、2008 学年第二学期一份,由这些报告之“附录:访谈转录稿”作进一步的编码与分析。因此在访谈部分的研究对象有辅仁大学中文系老师 12 人,该校中文系的专任师资共 16 位,此次的研究对象占了该系全体专任教师的 3/4(见表 3)。由于此四份期末报告重复访问了相同的受访者,若遇到该种情况,本文即以数字区辨该数据来源是出自同一受访者但不同作业中的转录稿,如四份报告都访问了受访者 B,因此在后文以 B1、B2、B3、B4 表示之(见表 4)。

表 3 受访者之学术专长一览

受访者	学术专长
A	左传、荀子、老子、庄子、吕氏春秋
B	中国神话、历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礼学、中国文学史、应用文
C	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诗经、语言学、国学导读
D	易经、两汉思想、道家思想、诗经、应用文
E	楚辞
F	文字学、声韵学、语言学、文章学、骈文
G	礼记、经学通论
H	易经、子学专题、学术史
I	诗选与习作、李杜诗
J	史记、古典戏曲、诗词专题
K	世说新语、应用文、史记、汉书、文选
L	中国文学史、纬学、六朝文、历代文选、两汉文学与思想、小说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受访者与四份期末报告对照

报告 1（2005）	报告 2（2006）	报告 3（2006）	报告 4（2008）
A	B2	C2	D2
B1	D1	I	F2
C1	E	J1	B4
	F1	B3	L
	G	K	J2
	H		C3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鉴于本文原始数据 (raw data) 的取得方式, 研究结果可能产生以下限制: 引用文献分析选取的对象仅有 10 本学术专书和 11 篇期刊论文, 不具代表性; 访谈数据来自 4 组共 21 位访谈者, 可能会发生数据质量与分析效度的问题。笔者了解这些限制, 因此在课堂上尽量提供相关训练, 本文所选取的学生报告亦是在笔者可控制的状况下资料搜集历程较为严谨的佳作; 而访谈原始数据的选择也分别取自于 2005、2006、2008 三个学年的学生报告, 因此 12 位受访老师中, 有 1 位 4 年来曾接受过 4 次访问, 有 1 位接受过 3 次, 另有 3 位接受过 2 次, 笔者因而可以从分析同一位受访者不同年度的多份转录稿, 检视原始资料的信度与效度。

4 发现与讨论

本节从信息需求、信息寻求、文献引用、对网络资源的态度等四个层面呈现此次的研究发现, 兹分述如下。

4.1 信息需求

4.1.1 一次资料极为重要

受访的中文系教师认为, 一次资料特别是古籍的原典, 可说是中国文学领域教研最核心的信息资源。例如受访者 B 认为, “我们这个中文系, 绝对会用到古籍” (B2); 受访者 D 提到, “中文系主要是希望同学在原典上面能够以纸本为主” (D2); 受访者 J 亦表示, “我最希望是一手资料……不是有公信力的学术单位的话, 就怕会有错误, 第一手数据我想是最重要” (J1)。

Thompson 研究英美文学相关研究的引用文献后, 也总结了“一次资料”的重要性^[9]; Barret 研究的受访者也强调一次资料对于验证理论和假设是很重要的^[3]; 而吴明德等对台湾的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使用中文古籍数据库的研究也显示, 所有受访者在研究与教学时都会使用古籍全文数据库^[16]。因此我们可知, 不论是在西方或是我国的文学领域学者, 对于一次数据的需求都是相当殷切的。

4.1.2 教学上所需的资源

一位大学教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教学与研究, 因此老师在教学上所需的资源是很值得图书馆去关注的。受访者 B、C、F、L 表示, 在教学上所需的资源最主要是课本。但本研究也发现, 网络上丰富的信息亦颇获老师们的青睐。当被问及准备教学材料常用的资源时, 受访者 D 提到: “第一个来说当然是网络。中文数据范围太广, 有些数据无法在短期内查到, 当然以前还是靠查书。(现在) 在网络上打关键词, 譬如说一句话我们不知道出处或典故, 就在网络上打关键词, 马上就会查到。” (D2) 而受访者 J 也表示: “现在的话当然网络上面会去使用, 因为比如说有的时候会看到那个‘国家图书馆’的网站, 里面有一些博硕士论文、期刊论文, 像这些都是会去检索……那另外当然就是现在计算机很普遍, 网络上资源也很多……。” (J2)

上述发现与 Ross 对艺术史学家的信息行为之研究的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该研究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检索因特网时感到很挫折^[4]。但吴明德等的研究却显示, 受访的台湾的中文系与历史系教授不但都已使用网络上的中文古籍全文数据库, 且在教学上有“确认典故”和“制作教

材”的应用^[16]。由此可知,若网络上的资源够丰富,现今的中文系教师很乐意将其作为教学资源。

4.1.3 研究上所需的资源

除了教学以外,大学教师需要从事相关研究,并发表研究结果。如同本文前言提及的人文学者依赖私人藏书的情况,有两位受访者表示在研究上所需的资源最主要的是自己的资料。受访者D强调:“研究上大部分还是以我自己的书为主,第二部分就在图书馆,第三是网络。”(D2)而受访者L也有类似的看法:“会以手边的数据为主,如果手边的数据不够充裕我会去分析我所需要的数据是哪一类型,再去图书馆或上网或到相关单位寻找相关的数据。”此外,受访者B、F提及在研究上所需的信息,尚有图书馆的数据、网络上的电子古籍全文与期刊论文数据库等。而吴明德等的研究也显示了中文系教师在研究过程中,会使用网络上的中文古籍全文数据库来作人物查询、了解观念的发展和确定资料有无遗漏^[16]。

4.2 信息寻求渠道

4.2.1 私人藏书

中文系教师拥有为数不少的私人藏书。其中受访者B、C、F提及会自行搜集大陆书籍;而受访者B、D、C甚至认为自己的专业图书比学校图书馆的馆藏还要丰富。以下节录受访者D认为中文系老师需要有私人藏书的原因:

因为中文系有个特点,我手边的书就将近万册,一般来说除非是很专业的书,不然一般的或相关的书我们都买了。看起来花的钱很多,但是这些将来我们是可以回收的,因为都变成我们的知识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书多,所以论文就会写得比较精彩一点。如果你说完全没有书,就到图书馆去查,那么在专业度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强了。……就我自己的图书来说,我自己专业的到书局找会方便许多,因为图书馆可能没有这么多我的专业[书籍]。(D2)

而Barrett的研究对象为文学领域的研究生,其中也有受访者提到他们有时需要使用档案或特藏,因此需要亲自到校外、甚至是国外才

能取得,再将这些信息影印起来成为个人特藏^[3]。由此再次印证了人文学者依赖私人藏书的特色。

4.2.2 个人人脉

受访者C、F、I、J表示会通过朋友、同行、学生等个人人脉寻求信息,有时他们向其询问相关问题。Ross的研究中有四成受访者表示常咨询学术同侪^[4],与本研究的发现相符;有时则是请其代为取得所需资料。以下节录受访者J述说其如何运用个人人脉,取得远在日本的特藏资料:

……会上网看到底哪个地方有收藏,就尽量到那个地方去找找看。如果本人不能亲自到,就会拜托朋友或是有学生在那里,就会请他们帮忙搜集。比如说,二十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那时剧本是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收藏的,是明朝人的剧本,刚好有朋友在那里,就托朋友帮忙印。(J1)

4.2.3 图书馆

受访者B、C、D、J表示,需要使用图书、参考工具书与数据库时,会使用母机构的图书馆。但由于老师们的研究领域都相对专精,也需要到其他拥有特藏的图书馆去寻求所需资源。从受访者J的回复,可以看出自己学校的图书馆与校外的其他图书馆,都是中文系教师寻求信息的重要渠道:

[研究的时候常常亲自到图书馆找数据],有时候是学校的,有时候是校外,校内校外都有,有时候到“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图书馆,曾有一段时间到别的学校的图书馆,比如说东华大学,因为有些书在东华有,还有像台北市立图书馆、或是台湾分馆。[我]本身是研究中国古典戏曲,……这方面的资源有些明清刊本可能比较稀有、珍贵,学校可能比较缺乏,就会想办法看到哪里有收藏就会去看一看,也曾到故宫的图书文献图书馆去……。(J1)

而Ross的研究中,10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常常使用图书馆^[4];Barrett的研究之受访者也表示常使用图书馆的在线公用目录且常在图书馆内浏览书架^[3];Tahir、Mahmood和Shafique的研究也显示人文学者对图书馆的依赖^[7]。这些都

印证了“图书馆是人文学者的实验室”之说。

4.2.4 网络/电子资源

多位受访者提到,在寻求信息时也常使用到网络和电子资源,中文系教师常使用的网络电子资源包括:中国期刊网(受访者B、D、E、J)、“国家图书馆”的博硕士论文系统(受访者D、E、J)、龙泉(受访者B)、国学网站(受访者D)、“国家图书馆”的期刊论文索引(受访者D)、“中央研究院”的汉典全文信息库(受访者J)、“全国图书书目信息网”(受访者J)、他校网站(受访者J)等。

除查检研究用的学术性资源,中文系教师亦可利用网络搜集多媒体数据作为教学之参考。以下节录受访者F在此方面的经验:

……就土豆网里面啊,因为我还教一科叫语言学概论,那大陆的人有一些,……像我们说的电视教学,还有一些老师的上课教学,他们把它录下来,然后放在土豆网里面,就把它下载下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讲法的,做参考、比对。……这个就是北大的教授他们上课的录音,放在土豆网里面,他内容我喜欢就听啊!……[YouTube]你看多方便,像123456789的上古音读法(看计算机)考证后把它念出来。……我本来不晓得YouTube,前三个礼拜别人才跟我讲,我就找跟我相关的东西,很多网上教学我还把它录下来。(F2)

4.2.5 遭遇之困难

受访者A、C、I、J认为在信息寻求的阶段,最常遭遇的困难是资料原文的取得不易。受访者A表示:“在信息搜集方面,……图书馆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但对于期刊内的文章内容索取比较困难。”而受访者C则认为大陆地区出版品的取得较为困难,“我们一般中文系的老师进入比较高阶层研究的时候,他的图书就不只是台湾地区的,有些时候是大陆地区的,那大陆地区他们在图书的印制过程当中,印制的数量大概不会太多,……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取得不容易的状况”。(C2)

有受访者就希望典藏单位可以将珍贵的资源数字化,整理成全文或影像数据库供人利用。以下节录受访者J的看法:

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属于某一个图书馆的珍藏,就以“国家图书馆”来讲好了,像善本书室的,如果比较运气好,有的就会做成微卷可以看看,但是微卷看起来很吃力,不方便。所以就很希望能够把它做为像照相的或是影印的方式,使用起来会方便一些。像有些图书馆收藏的一些珍本,有些也有可能被虫吃啦!所以是呼吁要赶快抢救,如果能够利用的话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大陆有些图书馆是开放作学术研究,可能是因为路途遥远也不是很方便,……有些不太希望给别人影印,会因为是线装的会损坏,所以使用照相,在去的方面费用会比较高,如果有些大企业家能够提供赞助来把这些数据变成电子文件、电子文献嘉惠后人,就会比较好一些。(J1)

因此,若能将珍贵的研究数据都以数字的形式复制与传播,并搭配良好的检索系统,中文系教师为取得原件所遭遇的困难应可被克服。

4.3 文献引用

信息使用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发表文章时的参考书目,以下分别探讨访谈教师与分析引文的发现。

4.3.1 访谈部分之发现

中文系教师表示在引用文献时,图书(受访者B、C、E、G、H、I、K、L)与期刊论文(受访者E、G、I、K、L)是最主要的数据类型。如受访者B就表示:“还是会以图书为主吧,但期刊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期刊会提供一些较新的信息,所以期刊也是蛮主要的,但大多还是以图书[为主]啦!(L)”

受访者B、E、G、I认为中国大陆的资料与研究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受访者E就认为:“[写论文时有用到]期刊论文,这是一定要的嘛,还有是古代文献那些史料,还有就是大陆书籍。……这里面用的数据比较常参考大陆书籍,一方面是内容很齐全,我不用再拿一堆古代史、近代史跟哲学史之类,还有就是你看这些史料,一般的网络甚至像是比较大的网站都看不见得会摆。”

此外,受访者也表示,因为研究的主题与脉络相承,自我引用的状况是很自然的。像受访者 I 提到:“同样性质,如果牵涉到的话一定会……因为都研究这些,所以会引用以前自己写过的文章。”而受访者 J 也说:“如果有需要解释我自己的文章曾经谈过的问题,当然会讲‘请参考我的哪篇文章’……。”(J1)

4.3.2 引文分析之发现

本研究选取辅仁大学中文系老师 10 人共 10 本学术专书和 11 篇期刊论文的 1070 条参考书目进行分析,计算这些引用文献数据类型与语言别之百分比(见表 5),研究发现:引用“图书”远多于“期刊论文”,电子资源和其他类型数据的引用极少;专书的平均引用参考数据为 84.7 条,而期刊论文为 20.3 条;在引用文献的语言方面,中文几乎可说是唯一的语言。

表 5 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著作引用文献分析

分析对象		数据类型	中文	英文	其他语言	合计	百分比
中文系教授 10 位	专书 (10 本)	图书	724	0	0	724	85.5
		期刊论文	116	0	0	116	13.7
		电子资源	0	0	0	0	0
		其他	7	0	0	7	0.8
		小计	847	0	0	847	100
		百分比	100	0	0		
	期刊论文 (11 篇)	图书	200	0	1	201	90.1
		期刊论文	20	0	0	20	9.0
		电子资源	2	0	0	2	0.9
		其他	0	0	0	0	0
		小计	222	0	1	223	100
		百分比	99.6	0	0.04		
	合计		1069	0	1	1070	
	百分比		99.9	0	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之发现与 Thompson^[9] 和 Knievel & Kellsey^[11] 的研究大致相符:图书都是被引用最多的数据类型,且电子资源被引用的比例都相当低。而在不同的地方引用文献的语言方面:在 Knievel & Kellsey 的研究中,英文图书(即本国语言)的被引用率是 54.6%—68.9%,英文期刊论文被引用率则是 14.8%—35.0%^[11];而本研究却发现高达 99.9% 的中文资源引用率,这个现象或许是因为此次研究取样的受访教师

之研究专长多为古籍原典而造成(见表 3)。

4.4 使用网络资源的态度

分析访谈转录稿后发现,受访的中文系教师将所有可以经由因特网取得的资源都视为网络资源,包括图书馆所提供的期刊论文数据库、馆藏目录以及网络上各种来源的电子古籍,等等。

受访的中文系教师普遍认为网络资源使用

方便,节省时间,是找数据不错的工具;但他们也都同意这些资源错误仍多,需要查核与校对,因此在现阶段尚无法取代传统的纸本数据。以下摘录受访者的看法。

4.4.1 使用方便,节省时间

中文系教师多肯定网络资源的便利性,认为电子档案检索搜寻方便且便于重制利用,可以节省亲自到图书馆影印数据的时间。受访者C表示:“网络资源主要只是比较方便,要引用的话可以直接调出来,又直接是电子文件……。”(C2)受访者F提及:“Word文档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节选出来,然后排版或者我们自己再重新整理,有这个方便,可以检索、搜寻,要找什么数据很快。”(F2)而受访者L更是对于可以不必亲自去图书馆而赞誉有加:“网络上的数据更新速度很快,很方便在网络上找到所需要的信息,……像我平常在阅读一些期刊信息时就会使用网络的电子版本,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我到图书馆的时间,所以是真的很方便。”(L)

4.4.2 错误仍多,需要查核与校对

虽然对网络资源的便利性印象深刻,但中文系教师却也指出这类资源错误仍多,因此应用在学术工作时,一定要仔细地查核与校对。以下节录受访者B的说明:

我对电子数据或是网络上的东西还是要去查原书,大概学术工作就这样子,资料越多固然好,但不去查核的话很可能一错再错。……我自己的习惯是各种电子档案或网络上的资源是方便,我们省去很多检索的工夫,但一定要做查核。查核就是把它当作索引,告诉你有哪些条目之后,譬如说哪个期刊,应该去找到那个期刊,真正去接触那个期刊,去翻阅那个期刊,那这样呢等于说还是用第一手数据,而不是用网络上直接下载的数据,……尤其是在做学术工作的时候要追求的是准确,所以说一定要做查核。(B4)

4.4.3 尚无法取代纸本

因为使用习惯及对网络资源的正确性信心不足,所以中文系教师多主张可以利用网络搜

寻数据,但最后应该要找到纸本的原文。像受访者D就表示仍比较习惯使用纸本资源:“[数据库不能完全替代纸本数据],因为不方便,纸本的话随时随地可以画线。数据库它最重要还是查,[但不能]像书本一样一打开就可以使用。”(D2)受访者C也有类似的看法:“最近才刚开始用网络,但是我还是觉得使用纸本比较习惯,因为之前有找几篇数据,然后打印下来,发现格式有点跑掉了,那我还是喜欢原始的格式,所以还是使用图书比较多。”(C3)而受访者B更强调这一点:“至少我所认识的文史哲方面,大家还是以纸本数据为主。”(B1)

以下节录受访者J的响应,他会利用网络搜寻数据作线索,但主张最后仍应找出纸本原件:

平常会上网去看一看,或者会使用一些电子期刊去查,那么查到有什么样的信息再循线索去找,可能在哪些地方有,通常网络数据都当作是参考。……不排斥使用[网络资源],会当作一个搜寻线索,[但]有纸本时尽量能找到原文。比如说元智大学有唐宋词的网站,会去使用,但找下来之后还是会去使用纸本的,比如说有全唐诗、全宋词、全唐文,一时会因为手边没有纸本的,那就会用网络的资源,因为网络的搜寻快,找寻到的东西还是会尽量去找纸本。学术研究应该要用一手数据,电子资源参考而已,使用价值不高。(J1)

Ross研究的受访者表达了电子资源主要用于发现资源,尚无法取替原件的遗憾^[4];Thompson也发现人文学者尚无法接受电子出版品成为纸本数据的另一选择^[9];吴明德等的研究中有受访者也认为纸本是绝对不可以偏废的,查完数据库之后一定要回到纸本作比对^[16]。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在中文研究方面,现阶段网络资源尚无法取代传统的印刷式资源。

5 结语

本研究探讨中文系教师之信息行为,研究发现:中文系教师极为重视一手资料,在教学上主要所需资源为教科书,而研究上主要所需资

源依序为自己的、图书馆的与网络上的数据;其信息寻求渠道包括私人藏书、个人人脉、图书馆、网络/电子资源等;在信息寻求阶段最常遇到的困难是资料原文取得不易;图书与期刊论文是中文系教师最常引用的数据类型,且中文数据为最大宗。此外,他们认同网络资源的方便性,但也强调其仍有很多错误,因此尚无法取代传统的印刷式资源。研究结果大致与先前相关研究对人文学者信息行为特色的描述相符,印证了许多早期相关文献所指出的人文学者信息行为的特色,包括:视图书馆为实验室,偏好学术专书与原始资料,依赖个人人脉和私人藏书,对信息科技持谨慎小心的保守态度等。但是因为访谈大纲内容设计的关系,本研究并没有探讨中文系教师是否有如 Sukovic^[15] 提到的“网络链接”这种新型的资讯寻求行为,这是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主题。

而本研究的结果却也发现,传统上人文学者对信息科技持保守态度的印象已开始出现变化。由于网络使用的普及,加上古籍原典、学术图书、期刊与会议论文等也以数字形式在网络上出现,中文系教师已感受到网络/电子资源在信息查检取得与重制编排上的便利性,因此在教学与研究上也开始使用网络资源。但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系教师提出这类资源错误很多,在使用前一定要进行查核与校对,显现出其对电子资源的质量与正确性仍有不信任感,纸本资源对现阶段的中文系教师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受访的辅仁大学中文系教师引用母语文献的比率远高于文献里国外学者对母语文献的引用率,这是一个意外的发现。研究者初步推测是受取样对象研究专长之影响,但未来可进行更大型的相关研究,取样不同大学的中文系教师之著作进行引用文献分析比较,以了解其原因。

本次研究结果,期望可以提供给大学图书馆发展馆藏与信息服务时之参考,人文学者有别于社会科学学者与科学家,在数字资源蔚为潮流的 21 世纪,纸本图书对他们来说仍是最重要的资源。此外,网络资源的检索技巧与评选

原则,也是图书馆在对人文学者提供教育训练时要特别关注的项目,而 East 依据人文学者信息行为相关研究发现所规划的信息素养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在其学科领域中信息是如何被传播、辨识适当的印刷式与电子式书目工具、有效检索数据库、掌握最新出版品、获取自己图书馆没有典藏的数据、建立与同侪学者联系的人际网络、向图书馆工作人员咨询、有效地组织整理参考书目等八个单元的一般性技巧,以及使用各类型数据(图书、期刊论文、书评、书中专文、学位论文、未出版数据、各学科特有数据类型)之技巧^[17],亦值得大学图书馆在为中文系教师设计图书资源利用课程时参考。

参考文献:

- [1] Sturges P. Essay review: Humanities information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Sheffield 1980 [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Studies*, 1982, 2 (1):39-45.
- [2] Kent A, Lancou H.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M]. New York: M. Dekker, 1968:71-83.
- [3] Barrett A. The information-seeking habits of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s in the humanities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5, 31 (4):324-331.
- [4] Rose T. Technology's impact on the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f art historians [J]. *Art Documentation*, 2002, 21 (2):35-42.
- [5] Williams P, Stevenson I, Nicholas D, et al. The role and future of the monograph in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J]. *Aslib Proceedings*, 2009, 61 (1):67-82.
- [6] Carr P L. Beyond the monograph: The uses of journal literature by humanities scholars at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 [J]. *Collection Management*, 2005, 30 (2):3-17.
- [7] Tahir M, Mahmood K, Shafique F.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of arts and humanities teachers: A survey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 Pakistan [J/OL]. *Library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2008. [2009-12-17]. <http://www.webpages.uidaho.edu/~mbolin/tahir-mahmood-shafique.pdf>.
- [8] Head A J. Information literacy from the trenches;

How do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majors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J].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2008, 69 (5):427-446.

- [9] Thompson J W. The death of the scholarly monograph in the humanities? Citation patterns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J]. Libri, 2002 (52): 121-136.
- [10] Kellsey C, Knivel J E. Global English in the humanities? A longitudinal citation study of foreign-language use by humanities scholars [J].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04, 65(3):194-204.
- [11] Knivel J E, Kellsey C. Citation analysis for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ight humanities fields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05, 75(2):142-168.
- [12] Harley D. Why study users? An environmental scan of use and users of digital resourc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J/OL]. First Monday, 2007, 12 (1). [2009-12-17].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23/1341>.
- [13] Levine-Clark M. Electronic books and the humanities: A survey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 [J]. Collection Building, 2007, 26(1):7-14.
- [14] Warwick C, Terras M, Huntington P, et al. If you build it will they come? The LAIRAH study _ quantifying the use of online resources in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ser log data [J].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008, 23(1): 85-102.
- [15] Sukovic S. Convergent flows: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electronic texts [J]. The Library Quarterly, 2008, 78(3): 263-84.

- [16] 吴明德, 黄文琪, 陈世娟. 人文学者使用中文古籍全文数据库之研究[J]. 图书信息学刊, 2006, 4(1/2):1-15.
- [17] East J W.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the humanities researcher: A syllabus based on information habits research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05, 31 (2):134-142.

附录: 访谈大纲

- 请问老师在教学上需要哪些资源? 它们的来源是什么?
- 请问老师在研究上需要哪些资源? 它们的来源是什么?
- 请问老师是否有使用网络资源或电子资源? (请列举资源的名称, 并说明使用的例子)
- 请问老师在使用网络资源或电子资源时的态度与想法是什么?
- 对本校图书馆的使用习惯是什么? 有什么建议?

邱子恒 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图书馆副馆长。通讯地址: 台北市信义区吴兴街250号, 台北医学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0-08-23;修回日期:2010-09-21)